

乾

象

通

鑑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五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李奉

聖旨編

列舍奎宿前論

奎宿統宿

奎宿所主分野度數

奎宿所管星

日蝕奎宿

日暈奎宿

月蝕奎宿

月暈奎宿

月犯奎宿

奎宿統占

傳曰奎十六星天文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一曰封豕

主兵所以禁暴橫也又主溝瀆

邾誦曰將有溝瀆之事占於奎也其西南大星所謂

天目亦曰大將欲有明吉

黃帝占曰奎宿空角勳推則國有兵不出年中

荊州占曰奎中星明則大水傷禾稼國飢

陳卓叙占曰奎十六星中一大星曰天目又曰大將

亦天之武庫星欲其明潤而黃澤則吉星暗則其

下有急兵亦曰有兵謀星疎坼其國武庫不備星

就聚則天下多彊梗亦曰有暴兵

古今星擇曰奎宿移徙則溝瀆有暴水決亦曰大水

傷禾稼國飢糴貴民流亡光浮而數推勲則其國
有急兵期三月遠期當年

河圖遺書曰奎星主溝瀆國將有溝瀆之事必占於
奎奎有芒角則必疏通浚治以防暴

廣古今占曰奎中一大星曰大將大星亡其下有覆
軍有殺將十六星俱亡其國弛武備又曰有兵變
奎宿所主分野度數

傳曰奎十六星一十八度半距西大星去極七十六
度在赤道內一十五度

舊經距西大星去極七十六度

唐一行測去極七十三度

天文錄曰奎宿所主分野屬魯徐東海瑯琊外國單于地并九小國

奎宿所管星

外屏星在奎南入奎十一度

天溷星在外屏南其北星入奎三度

天倉星在奎南其北星入奎八度

土司空星在天倉南入奎二度

鉞鑠星在天倉南其北中星入奎三度

天廡星其東星入奎四度

王良東四星入奎五度

策星在王良北入奎一度

附路星在王良東入奎八度

開道星其南第一星入奎十三度

右更星在奎東其東北星入奎十二度

日蝕奎宿

天文錄曰日蝕在奎魯國出

天文總論曰日蝕奎其分君不安

武家曰日蝕奎造境之臣起兵

京考曰日蝕奎三公與諸侯相賊又曰三公失國不

早且水

大象旁通曰日蝕奎主魯地有急兵若曰有異變者

尤甚

古今注曰日在奎蝕主兵起上有冠氣下有履氣或旁有珣反有水帶氣者皆異變也

黃則吉休

色皆凶

古今通占曰日在奎蝕幾既其國有大喪亦曰有暴

兵起

古今注曰日在奎蝕幾既者故星傳以爲國當有兵喪則日蝕幾既也

大象旁通曰日在奎蝕從上始者其國兵盡行亦

曰有兵變日在奎蝕從下始者其國溝瀆毀江河

決傷禾稼日在奎蝕從中始者其君國憂兵變亦

曰魯分有兵

河圖遺書曰日蝕在奎在晦日不在朔日其野武庫
有大災人君有憂日蝕在奎在二日不在朔日其
國車騎滿野人君兵盡行亦曰國君自將兵

陳卓叙占曰日在奎蝕京師見四方不見其國有內
憂日在奎蝕四方見京師不見其野有邊兵動亦
曰兵在外不利又曰軍覆將死

日暈奎宿

天文錄曰日暈奎宿府庫有大災一曰魯國君不安
不爾被出者

陶隱居曰日暈奎其下有兵大人多死

古今通占曰日暈奎再重內青白外赤黃旁有黑雲
氣相奄者國多兵大若暈及五重至十重者其國
有大將以兵叛主亦曰內亂

陳卓叙占曰日暈奎有白虹貫日上其野不脩武備
外寇爲亂亦曰有急兵大人惡之

河圖遺書曰日暈奎間口中有黑氣往來於暈內者
其國有急兵亦曰大將死

大象旁通曰日暈奎日中有鳥見者其國有匿謀大
人惡之亦曰大將大陰謀若暈日中有黑子大如
桃李其國將亡君亦曰有兵喪

廣古今占曰日暈氣上有黃冠氣者其國則有喜慶
亦曰國益地

月蝕奎宿

天文總論日月蝕奎大將死兵乏糧月蝕奎其分兵
喪不爾大臣有黜者

武密曰月在奎蝕聚斂之臣有憂

陶隱居曰月蝕奎大臣有憂

海中占曰月蝕奎大將戰死軍乏食

大象旁通曰月蝕奎從上始者大將死於兵一日大
將以失職坐事月在蝕奎從下始者其下有枉法

加忠良又曰聚斂之官以失職坐事月在奎蝕從
秀始者其國有急兵亦曰臣下爲亂

河圖遺書曰月在奎蝕既其下大將有匿謀亦曰主
將有兵謀不順主命亦曰人君竊主柄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在奎蝕非其月不有覆兵必有
將死亦曰軍乏糧爲亂

月暈奎宿

天文總論曰月暈奎宿用兵必敗擢貴將有戮者
武彙曰月暈奎國有杖言

石申曰月暈奎人多疾疫

天文錄曰月暈奎大星大將戰死又曰魯國憂其地
疾疫

陶隱居曰月暈其下有兵大人死

陳卓叙占日月暈在奎內赤黃外青黑其下有
大將
坐法一曰大將其憂

大象旁通曰月暈在奎不周匝者期三日有風雨不
爾人君當出德令以解之

古今通占日月暈奎與熒惑合者其國武事備彊
日消月暈在奎與熒惑合者其下武庫有大災月
暈在奎與鎮星合者其野有溝瀆之事以役事勞

民月暈在奎與辰星合其下有大水患江河暴溢
洪水橫流泛濫天下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暈在奎一重至五重其下有兵
憂月暈在奎及七重至十重者其國將掠良民亦
曰國多盜賊

月犯奎宿

天文總論曰月逆犯奎其野有急兵亦曰國兵盡行
人君親戎服若月行側道犯奎其國軍飢爲亂亦
曰歲飢民困天下多流民

古今通例日月逆行犯奎太南行陽道其國武庫有

兵起逆行犯奎行陰道其下有大臣以兵叛主

陳卓叙占曰月入奎溝瀆不脩洪水入城邑五穀不
熟民多流亡亦曰國飢民死又曰歲多疾疫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正犯奎其國有邊兵為亂亦曰
邊將以兵叛亡人君有邊憂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乘奎武庫移一曰武事弛備邊
陸有暴兵若月逆行凌奎大星主大將死於兵

廣古今占曰月入奎中武庫皆空亦曰武庫有兵

注曰月入奎中其言不脩執度入故星傳
以月失行入奎中武庫有兵變者此也

天文錄曰月犯奎其分亂人不安又曰有大水邊兵

天文總論曰月犯奎責人憂將有溝瀆之事一云月
入天庫有兵

武密曰月犯奎大星乳人多死其小大人憂
却萌日月犯奎邊兵不安

陳文帝天嘉五年正月甲子月犯奎宿占曰人主恐
之後二年萌葵永李陵帝常令鷄人夜投更戢於
石塔之上令驚禿也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六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奎宿後論

歲星犯奎宿

熒惑犯奎宿

鎮星犯奎宿

太白犯奎宿

辰星犯奎宿

客星犯奎宿

彗星犯奎宿

孛星犯奎宿

流星犯奎宿

雲氣干犯奎宿

歲星犯奎宿

天文錄曰歲星入奎其分有匿謀期一年又曰以飢起兵居奎五穀以水傷處奎中有土功事處奎東糴下貴處其南春食賤處其西夏食貴處其北民有憂

天文總論曰歲星守入奎其年五穀以蟲爲災久守奎北狄來降

武容曰歲星逆行入奎而守之其君好攻戰兵甲不息人民流亡不安其君

大象旁通曰歲星失本色守犯奎其下武備弛廢軍政大壞主將失威權

古今星釋曰歲星順軌度依次守奎其國軍政行武
事備邊境無虞

陳卓叙占曰歲星行盈而逆抵奎中其下有急政歲
星行縮而逆抵奎中其國有弛政有邊警故星傳
以爲越舍而抵奎則軍政急退舍而抵奎則軍政
失者比也

一行將儀後論曰歲星宿奎中五十日不去者其下
有德令若宿之不久而去所之之野宜奉事用兵
所去之野破軍殺將

宋武帝大明元年二月癸亥歲星犯奎占曰有滅諸

侯三年皇弟光陵王誕據揚州反遣沈慶之斬之
貶其一族爲留氏

焚惑犯奎宿

天文錄曰焚惑舍入奎三日魯中主死旬相死

荆州占曰焚惑舍奎歲大熟

甘德曰焚惑守奎推動進退有故

天文總論曰焚惑入奎環繞三十日已上將相凶又
曰其分有水流亡

武容曰焚惑守奎二十日已上魯地有兵又曰焚惑
守奎其分作妖孽

陳卓叙占曰熒惑入奎中其國有逐將亦曰大將有憂
大象旁通曰熒惑犯守奎其下兵起不意亦曰外兵
有變謀又曰亂兵在外易梗閔梁不通

古今星擇曰熒惑抵奎中大星其國有軍覆將死亦
曰大將有憂

河圖遺書曰熒惑行盈而薄奎中其國軍政太廢亦
曰武庫有大災熒惑行縮而薄奎中奎大星其下大
將惡之一日主將死于兵故星傳以爲大越舍而
前薄奎中則火孽爲殃火退舍而後薄奎則水寇
爲患者此其旨也

晉穆帝永和六年三月戊子熒惑合於奎占曰有亂
是年劉顯殺石祗及諸胡帥中土兵亂

晉成帝河清四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
在奎占曰其分有兵喪改立侯王至四月傳位於
太子改元

鎮星犯奎宿

天文錄曰鎮星犯奎或合奎其分得地

荆州占曰鎮星舍入奎歲大饑

石申占曰鎮星守奎搖動不止其分有兵起

甘德占曰鎮星守奎環繞三十日已上者將軍惡之

又曰其分野有水

武容曰鎮星犯其分大旱人流亡

陶隱居曰鎮星逆犯奎其分大旱旱祲烏雲

古今星釋曰鎮星逆犯奎其野有土役以治溝瀆之
事若鎮星失行及變色犯守之者尤甚故星傳以
爲火逆犯奎下民苦土功者此也

大象旁通曰鎮星不循軌度行盈入奎其野軍政急
鎮星行逆縮入奎其野有急兵一日以土功失民
心一曰武庫有火災

陳卓叙占曰鎮星抵奎大星其野大將以失職坐法

亦曰王將以兵叛天子又曰潰兵殺主將

漢孝惠帝三年鎮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分占曰
其國得地焉得位是歲魯爲國

晉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楚威鎮星太白辰星聚
于奎從鎮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於齊兵
連徐州兗州連歲寇抄至于淮泗姚弋譙縱僭號
秦蜀虜徐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北殄慕容超

太白犯奎宿

天文總論曰太白犯守奎宿其國兵大起殺人滿野
匪成曰太白逆守奎其分破軍殺將

石申曰太白逆合奎有兵謀事軍士死

李淳風曰太白居舍奎其國大水溝洫百川泛溢

武容曰太白犯奎武庫有兵謀

荊州占曰太白入奎有土功爲水毀

海中占曰太白入奎留守三十日已上天下大兵起

陶隱居曰太白留犯奎魯將有兵

晉安帝義熙三年丙子太白晝見在奎四年三月左

僕射孔安國卒七月司馬叔璠等攻汶郛山魯郡

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

破五年劉裕討慕容超滅之

晉義熙四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
兵起魯有兵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六年二月
滅慕容超于魯地

辰星犯奎宿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奎其分有水人民流亡天下大
飢人相食

巫咸占曰辰星逆入奎宿有大兵大將有異謀軍士叛
甘德占曰辰星犯奎庫兵悉出將軍惡之

石申占曰辰星犯奎多水災

巫咸曰辰星守奎多水火災亦為旱

武密曰辰星犯奎庫兵恣出或庫兵有意

李佺曰辰星守奎三十日己上不去乍東乍西而有
芒角其分破軍殺將亦為旱荒飢死人民

後漢和帝永元二年正月乙卯丙寅辰星在奎太白
歲星俱在奎奎主武庫兵三星會是為兵喪

客星犯奎宿

天文總論曰客星犯奎主有兵喪天下兵起

巫咸曰客星干奎武庫有外兵相寇

石申曰客星居奎有光芒搖動不止七日己上其分

兵亂殺人

甘德曰客星守奎武庫有別謀主將

李佺曰客星守奎魯地有兵將殺主將

陶隱居曰客星凌犯奎光芒勝奎亡將變謀殺人失地

李淳風曰客星犯奎則地動又曰客星留奎三十日

已上即有大水漂溺人民歲大荒

海中占曰客星入奎則武庫有變主將惡之

陶隱居曰客星入奎魯公有兵喪

邾萌占曰客星入奎則大大災焚武庫或庫營

漢昭帝元鳳五年四月客星見于奎占曰有土功胡

人死邊人和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

將軍范友明擊烏桓漢

唐陳元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見于西方
犯奎月衆陰之長星如月陰極之象

彗星犯奎宿

天文總論曰彗星干奎其國有兵喪主者惡之除舊
寘新其野大亂

巫咸曰彗星出奎其分有大兵起亦爲大喪

石申曰彗星干奎其國有大水旱歲大饑亦爲災疫
甘德曰彗出奎宿東兵大起本在東則東勝本在西

則西利隨處指擊之則利

海中占曰彗在奎火焚武庫兵起亦失土地

陶隱居曰彗犯奎則大兵起東郡魯分有兵災

李佺曰彗芒指奎過一度己上即有大兵外來不利
其國

李淳風曰彗出奎胡兵將起外有應謀

後漢順帝永和六年二月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
尺癸未昏見河圖曰彗出貫奎庫志出禍在疆侯
外表相應逆首謀也

晉成帝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在奎占
爲兵喪又爲邊兵三年正月石季龍僭天王四年

石季龍伐慕容皝不尅退皝進擊之又破麻秋時
皝稱蕃遣兵之應也

孛星犯奎宿

天文錄曰孛星守奎武庫壞

天文總論曰孛星出入奎大將死

李淳風曰孛星于犯奎大將軍失利

石申曰孛星犯奎溝瀆大水

陳卓曰孛星出奎大水民饑

晉惠帝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

三台太陵占曰奎爲魯又爲庫兵軒轅爲後宮太

微天子庇三台鳥三司太陵爲積屍死喪之事其
後武庫火西羌反後五年司空張華遇禍賈后廢
死魯公賈謚誅又明年趙王倫篡位於是三王興
兵士戰死十餘萬人

晉安帝隆安四年有星孛長三丈上至閣道入紫
宮西著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于太微帝座
端門占曰彗星掃天子庭閣道彗主之象經三台
入北斗占曰貴臣欲死內外兵喪天津爲賊斷王
道天下不通案占災在吳越五年二月有孫恩兵
亂侵攻郡國於是內外戒嚴營陣屯守柵斷港口

九月朔玄表彗過南陵土其後主遂篡位亂京都
大飢人相食百姓流亡皆其應也

流星犯奎宿

天文錄曰流星入奎諸侯客有來使出奎則君使人
來諸侯

天文總論曰流星入奎而色青則有大將來歸者

李淳風曰流星犯奎春夏犯則武庫有火秋冬犯則
溝瀆有大水

郝誦曰流星入奎武士肆暴佞人受誅

武密曰流星出奎色青黑臣有逃者若抵奎則大將死

乙巳略例曰流星出奎以兵禁暴

流星別制曰流星尾長二三丈輝然有光竟天其色白者主使者免赤者將軍使也

後漢安帝延和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孫佳討奚契丹出師之久有大星流于營中亦造兵之

雲氣干犯奎宿

天文錄曰蒼氣入奎則臣有來歸身者出奎則武庫有兵變赤黑入奎則大將有異謀

天文總論曰青氣入奎當備邊疆青氣出奎則有大兵起

黑氣入奎則大將有異志上下殊情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七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婁宿前論

婁宿統占

婁宿所主分野度數

婁宿所管星

日蝕婁宿

日暈婁宿

月蝕婁宿

月暈婁宿

月犯婁宿

婁宿統占

傳曰婁三星爲天樞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曰聚

占曰動則兵四起大小等色黃潤則吉

陶隱居曰婁宿暗不明則有冤獄

却頡曰婁呈明則苑牧犧牲繁庶

石申曰婁宿小不明則園苑有兵起又曰婁宿中星不見大兵起

大象旁通曰婁宿三星主苑牧犧牲以供祭祀為天
獄為貴人之牢為聚眾為暴起之兵星小大等色
黃潤則吉若大小有差俱微則天下有冤獄星暗
及不明有兵星踈坼則貴人下獄星就聚則衛士
有叛謀

古今星釋曰婁三星微明及移徙則苑牧犧牲多死
耗星光浮而數推則王者祭祀不恭德不通于神
明一星亡則主園苑有急兵中星不見則大兵起
三星俱亡則天子自將兵

陳卓叙占曰婁宿三星貴齊明而喜黃潤星暗而微
明則枉法加良善事亦曰冤獄起星出怒角則罹
獄大起大臣坐法星有芒刃而乍東乍西者其下
有暴兵亦曰主將有叛意又曰衆兵叛大將

婁宿所管分野度数

婁三星一十二度距中央大星去極八十度在赤道

內一十度東星入婁宿三度去極七十八度在赤

道內一十三度

舊經距極星七十三度

唐一行測距極星七十七度

天文錄曰婁宿所主分野度屬高密陽城外國三山僊官

并九小國

婁宿所管星

軍南門星在婁北入婁一度

天將軍星在婁北其北頭大星入婁三度

天廡星在壁北其西星入婁三度

右更星在婁東其東北甯星入婁五度

天度星其東星入婁五度

天困星其西南星入婁五度

天芻荼星其西南星入婁九度

大陵星其北尾星入婁一十度其南頭北星入婁一十一度

閏道星南第四星入婁三度

日蝕婁宿

天文錄曰日蝕婁戒君遊囹圄不宜出宮防非意

天文總論曰日蝕婁天下兵大囹圄

石申曰日蝕在妻君有憂

李淳風曰日蝕妻內苑有變

大象旁通曰日蝕在妻則宮禁有憂亦曰內苑有憂
陳卓叙占曰日蝕在妻在晦不在朔其國有冤獄亦
曰大臣無辜坐法亦曰責人繫獄在二日不在朔
日其野有執法者私其心亦曰不法之臣輕重其
手又曰有冤獄

古今通占曰日蝕在妻幾既則大臣有憂亦曰大臣

受辱

古今注曰日在妻蝕幾既主大臣繫獄故
星傳言日蝕妻幾既責臣繫獄者此也

廣古今占曰日蝕在妻京師見四方不見者其國人

君不恭祭祀不謹宗廟德不通于神明故四方不

見也

古今注曰京師為王者所都也

日蝕在婁四方見京師不見

者其野有不庭之方又曰外表內侵

四方謂諸甸諸侯也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在婁蝕從上始者其國人君親
戎服亦曰有暴兵在婁蝕從下始者其野有叛臣
戮主將又曰軍覆將死日在婁蝕從中始者其國
禁苑有兵起亦曰內苑有兵謀

京房外傳曰日在婁蝕旁有黑氣往來摩日者其野
有急兵有黃雲氣往來奄覆者主野將受君賞餘
色俱主兵起

後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
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唐太宗正觀二年三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在婁十一
度占曰大臣憂十一年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
婁二度占曰爲大臣憂

日暈婁宿

星傳曰日暈婁宿國有祲言

天文總論曰日暈婁宿圍苑有兵起

石申曰日暈及白虹貫婁宿衛兵有叛者

却誦曰日暈婁宿禁庭有異志者

大象旁通曰日暈婁宿再重內有黑氣者其國車騎
滿野日暈婁宿五重至七重者中有黑氣奄覆者
其國禁庭有暴兵亦曰人君有兵憂若日暈至十
重者其國無君亦曰有更王

廣古今占曰日暈婁上有白虹貫之其國棄祀亦曰
國失祿

陳卓叙占曰日暈婁旁有兩珥中有黑氣者其野有
冤獄若日暈旁有四珥中有黃雲氣者其國圉圉
屢空國事寧安天下和平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暈屢日中有黑子者其野有急

政一曰獄事繁又曰大臣有繫獄者日暈婁日中有飛燕者其國有兵喪亦曰國大亂

河圖遺書曰日暈婁上有黃冠氣者其國君有慶事亦曰國益地

月蝕婁宿

天文錄曰月蝕婁宿禁掖有冤獄

天文總論曰月蝕婁大臣有繫獄者

武密曰月蝕婁宿后戒出苑中

石申曰月蝕婁宿冤獄起大臣憂

大象旁通曰月蝕婁宿其國禁苑有暴兵起亦曰兵

起不測人君有兵憂

古今星釋曰月蝕婁宿非其月其野兵盡侍亦曰人君自將兵

陳卓叙占曰月蝕婁宿在望前一日其野有急兵在望後一日其國有冤獄亦曰貴臣有憂

河圖遺書曰月蝕婁宿從上始者禁庭有兵起亦曰衛兵有謀蝕從旁始者人君有兵憂蝕從下始者臣下受辱亦曰人君有憂囚之恥

張平子通例曰月蝕婁宿幾既內苑有陰謀亦曰女主有憂又曰宮人恣出入

海上通占曰月蝕婁宿至旦光不復者後宮有謀亦
主內政不修又曰爲賤妾受人君休寵

古今星釋曰月蝕婁宿旁有黑氣奄覆者其國女主
干時政亦曰后族擅兵柄

月暈婁宿

天文錄曰月暈婁宿國有憂女主喪

天文總論曰月暈婁宿則禁苑有兵謀

李淳風曰月暈婁宿園苑有兵起

大象旁通曰月暈婁不周間口者期三日有風雨出
期無雨則歲多大水出期無風則歲多大旱

廣古今占曰月暈婁宿三重內純白外有黑雲相奄覆者人君當出德令以解之不救則其國有大兵起陳卓叙占曰月暈婁宿與歲星合者其國人君德通于天祭祀以特宗廟以禮月暈婁宿與昴感合者其野有兵變亦曰內苑有火災月暈婁與鎮者合者其國大獄起一曰獄事繁月暈婁宿與太白合者其國兵盡行亦曰人君自將兵月暈婁與辰星合者其野衛士有匿謀亦曰人君失三軍心

河圖遺書曰月暈在婁宿至五重者其國苑牧犧牲多死傷亦曰人君不謹祭祀失體于宗廟社稷若

帝至七重以上者其國有急兵亦曰人君憂兵又
曰內苑有陰謀者

月犯婁宿

天文錄曰月犯婁宿則大臣憂宰輔失權
天文總論月犯婁則有兵兵罷無兵兵起

詩緯含文嘉曰月至婁則獄起

春秋考異郵曰月失行離於婁者大臣死宋均曰離
歷也

黃帝曰月犯婁則禁庭苑園中有兵起

天文總論曰月逆行失度犯婁其國有兵變戮大將

亦曰大臣有兵變

古今星釋曰月行側道犯婁宿其國內苑有失職繁
獄者亦曰禁庭有兵憂

河圖遺書曰月失行抵婁中星其野有暴兵起亦曰
兵起禁苑中

張平子通例曰月失行入婁行疾其下有起兵爲亂
月失行入婁行遲其下有兵謀不成

陳卓叙占曰月逆行犯婁中大星其國有不恭宗廟
之君月犯婁下星有不忠之臣犯上星其國有更政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逆行婁太南有兵喪亦曰人君

有憂月逆行婁太北其國兵喪亦曰女主惡之
廣古今占曰月乘犯婁宿其國有野兵掠民財亦曰
盜賊四起良民受禍

大象旁通曰月逆犯婁其下有亂兵亦曰內苑有兵
謀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八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婁宿後論

歲星犯婁宿

熒惑犯婁宿

鎮星犯婁宿

太白犯婁宿

辰星犯婁宿

客星犯婁宿

彗星犯婁宿

孛星犯婁宿

流星犯婁宿

雲氣干犯婁宿

歲星犯婁宿

天文錄曰歲星犯婁宿大臣被囚有匿謀

天文總論曰歲星犯婁宿天下有冤獄

李淳風曰歲星入婁經者歲熟又曰歲星犯婁中央
則兵起犯東星則早犯西星則水一曰入婁中央
陵奄天下大亂

石申曰歲星守婁飢饉不熟

大象旁通曰歲星逆行抵婁中央星其國有急兵易
國亂抵西星其下有亂臣抵東星其國多野將

古今星釋曰歲星逆行襲婁中其國多凶

古今注曰木襲婁中其國多凶故星傳以
易圖多災故曰木襲謂木與婁相侵曰襲也

河圖遺書曰歲星行疾而盈入妻宿其下繫獄亦曰
有冤獄歲星行遲而縮入妻宿其下有弛政一曰
法度不壞

陳卓叙占曰歲星自他舍而之妻中不宜奉事用兵
若去妻之他舍其國當出德令以解之不救則有急兵
張平子通例曰歲星逆行失本色薄妻中星其國大
凶色青言憂色白言義色赤言兵大色黑言水旱
色黃潤則吉

後漢昭帝永初二年正月辛未歲星在妻占爲兵又

爲匿謀

焚惑犯妻宿

天文錄曰焚惑犯妻宿則魯有兵喪

天文總論曰焚惑入妻中央天下大旱民飢色

武客曰焚惑久守妻則有水災

海中占曰焚惑犯妻大臣相讒賢人在野

却萌曰焚惑守妻國急政天下多寃

荆州占曰焚惑逆行守妻諸侯相謀

石申曰焚惑環繞成鈞己大臣受誅守久民流

李淳風曰焚惑久守妻大臣惡之

陳卓叙占曰焚惑犯妻其下有逐將亦曰大將有憂

又曰軍覆恃死

古今星釋曰熒惑犯守婁宿與中央星會者其分有
暴兵亦曰主將有匿謀

大象旁通曰熒惑抵婁中央星其軍破軍殺將

河圖遺書曰熒惑行盈而薄婁西星其歲大旱赤地
千里行盈薄婁東星其年大水泛濫于天下若熒
惑行縮而薄婁西星其歲大水行縮而薄婁東星
其年大旱

漢昭帝永元二年正月辛未熒惑入婁占為兵

漢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熒惑與太白合于婁占

日金火爲鏢爲大人憂是歲八月辛亥帝崩

晉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災感入婁犯鎮星占曰兵大起有喪災在趙其年石季龍死來年冉閔殺石遵及諸胡十餘萬人其後褚裒北伐喪衆而薨

鎮星犯婁宿

天文錄曰鎮星守婁大臣受戮

天文總論曰鎮星犯婁則有曲赦又曰守婁色黃潤宰臣有喜又曰鎮星出入守婁過九十日已上者人流亡散徒

郊誦曰鎮星留守婁宿曾有兵起

陳卓叙占曰鎮星犯婁其分內苑有工役曰役兵

爲亂

大參旁通曰鎮星逆行婁其下有匿謀亦曰內苑有

陰事

古今星擇曰鎮星不循度逆行犯婁中央星其國有
急兵不利主將亦曰大將有憂

張平子通例曰鎮星失行抵婁西星其野有土功下
民勞怨抵婁東星其下有兵謀亦曰禁兵有異志
河圖遺書曰鎮星不循軌度犯守婁其分有冤獄亦

曰大臣有繫獄者

後漢和帝永元十年正月辛未鎮在婁占曰有兵兵
止無兵兵起

太白犯婁宿

天文錄曰太白犯婁宿有兵起又曰太白入婁中有
赦出婁糴貴有德令若土功

天文總論曰入婁五穀不登多蝗

巫咸曰太白守婁多疾病

荊州占曰太白守婁宿苑囿起異謀氏有謗訛者

石申曰太白守婁兵起有赦久守旱

武審曰太白犯婁大臣受戮

大象旁通曰太白逆行失度犯守婁其野有大兵起
國有兵恐

古今星釋曰太白經天犯婁宿中央星有貴臣下獄
色黃潤則有赦不然有德令餘色俱凶

張平子通例曰太白逆行抵婁則其國有死將亦曰
有急兵

一行將儀後論曰太白婁中光芒四出動移不止者
其下大兵變若怒角其下多水災爲急兵

辰星犯婁宿

天文釋曰辰星犯婁宿則天獄有寃大水

天文總論曰辰星入婁中央有兵兵止無兵兵起

武客曰辰星入婁宿六十日魯有災疫民有病死者

陳卓叙占曰辰星出入婁宿內宮範圍有兵謀又曰

大臣有叛謀

巫咸曰辰星犯婁宿有大臣繫天獄

却萌曰辰星守婁宿久而不去及逆行失次主民飢

兵起

大象旁通曰辰星逆行守犯婁宿其下有冤獄亦曰

執法者輕重其手高下其心又曰執者法不公

古今星擇曰辰星犯婁中央星其下內苑有兵謀亦

曰有陰謀犯婁西星其歲多水犯婁東星其歲多旱
後漢和帝永和中二年正月辛未辰星太白歲星在婁
占爲兵亦爲匿謀

却萌曰辰星守婁有兵兵罷無兵兵起

巫咸石申曰多火災

客星犯婁宿

天文錄曰客星犯婁大臣棄市入婁中央民飢

天文總論曰客星入婁有土功事守婁則秋夏水災

武憲曰客星入婁後苑兵起

荆州占曰客星入婁則多水災或外國有使來

郊萌曰客星往未守婁則有使人繫獄

大象考通曰客星守婁中央星其野有刺客色白則凶
古今星擇曰客星抵婁中央星其下有死將亦曰有
瀆兵

一行游儀後論曰客星貫婁西星其下有飢民爲土
後貫東星熒惑合者其下有土功民飢勞怨天下
苦之

彗星犯婁宿

天文錄曰彗星出婁人主惡之

天文總論曰彗星出婁犯中央大星則下有冤枉事

無罪臣受戮

武容曰彗星出婁夷狄為亂邊陲兵起

古今星擇曰彗星抵觸婁中其國有更王星傳曰彗之所指除舊實新而更王之義也

大象旁通曰彗星掃婁中央星不見不有破軍必有死將亦曰大將惡之

陳卓叙占曰彗出婁中其所指之野有革政亦曰有改君亦曰為易命

後漢孝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戊寅出婁三度長八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占大人忌後四年

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唐懿宗咸通五年五月己亥夜漏未盡一刻有彗星出于東北色黃白長三寸在婁徐州分也九年正月有彗星出于婁胃間十八年八月有彗星出于大陵東北稍北指占爲外夷狄兵起及水災

彗星犯婁宿

天文總論曰彗星出犯婁內苑火起

武密曰彗星守犯婁宿衛兵叛逆

海中占曰彗出婁中央天獄大異又曰民有飢色

古今星擇曰彗星出婁其野有革命近期一年遠期

三年

陳卓叙占曰孛星抵婁其國有兵謀而曰除謀犯上古今通占曰孛星入婁內其野有兵起若孛星出入其野有憂亦曰有兵兵罷無兵兵起

河圖遺書曰孛星薄婁中央星其國多憂兵亦曰有棄祀孛星西星其公有漂溺之患孛星薄東星其野大旱千里無立苗

流星犯婁宿

天文錄曰流星出婁宿則內苑有死牲犧
武容曰流星出婁有客使繫獄

李淳風曰流星出婁宿則糴貴民飢

乙巳略例曰流星犯婁中星則火災在苑囿

陳卓叙占曰流星抵觸婁中央其下外國有使至流星抵西星野有兵憂若流星犯東星其分有兵變古今星釋曰流星犯婁其野女主有憂亦曰女主有干朝事又曰女主惡之

雲氣干犯婁宿

天文錄曰蒼白氣出婁宿則國災除則夷狄內服又曰有穢牲庶殖黃氣出婁則內苑繁庶

天文總論曰青雲氣出婁則囹圄空黑氣繞婁則內

先有死牲犧內亂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八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九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李

聖旨編

列舍胃宿前論

胃宿統占

胃宿所管分野度數

胃宿所管星

日蝕胃宿

日暈胃宿

月蝕胃宿

月暈胃宿

月犯胃宿

胃宿統占

傳曰胃三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明則和平

巫咸曰胃三星赤在東婁占曰主五穀府也明則天
下安豐熟

星讚曰胃爲天府厨亦倉廩之府候其明暗以測歲
之有無也明豐暗凶

甘德曰胃星明則天下大稔暗則民有饑色野有餓
殍星小不明則倉廩不盈不見則天厨有異志王
者惡之

郝萌曰胃中星不見人君宜節飲食

大象旁通曰胃三星主倉廩之行耗五穀之有無歲
之豐凶時之水旱必候此以爲據也星明潤則五

穀熟星暗則歲歉

古今星擇曰胃三星俱有芒角則天下荒歉民不粒
食星踈圻則倉廩不實星就聚則天庖有飲食之
毒亦曰人君當慎飲饌

陳卓叙占曰胃三星移徙不居故所其國倉廩空虛
大庖不盈亦曰人君有飲食之憂光浮而數搖動
其下歲凶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一星亡則民有菜
色三星俱亡年穀不登人相食又曰三星俱沒百
姓炊骨

胃宿所管分野度数

胃三星一十四度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九度在赤道
內二十二度

舊經距星去極六十七度

唐一行距星去極六十六度

天文錄曰胃屬膠東外國高麗扶餘南天竺國并九

小國

大象經曰胃與昴同次諸家說胃與奎婁同次矣

胃宿所管星

大陵星在胃北其東星入胃五度

天囷

立倫切
廩也

星在胃南臨赤道其北頭星入胃五度

東星入胃九度

積水星在北河北入胃一十度

卷舌星在昂北其尾星入胃十二度南頭第一星入

胃一十四度

天阿星在胃東入胃七度

天陰星在胃南其東星入胃八度

天廩星在胃南其南星入胃十一度

藜藿星在天囷星南入胃六度

天苑星在胃南其西中星入胃三度

天園星在天苑南入胃二度

天船星在大陵北其尾星入胃一度

日蝕胃宿

天文錄曰日蝕胃宿則君庖不盈

天文總論曰日蝕胃宿主趙分民飢兵起人君惡之

陶隱居曰日蝕胃宿其分野有憂兵起

甘德曰日蝕胃宿倉廩不實府庫不充王庖不盈王者惡之

河圖遺書曰日蝕胃宿其野有餓殍歲不登

天文錄曰日蝕胃宿其野五穀不熟

大象旁通曰日蝕胃宿幾旣其野有急兵亦主三將

爭食戮主將又曰日蝕胃幾既倉廩枉費亦曰日蝕胃既女主被廢

陳卓叙占曰日蝕在胃從上始者天庖不盈人君有飲食之憂曰在胃蝕從中始者倉廩不實府庫不充日在胃蝕從下始者天下有饑民五穀不登人相食

廣古今占曰日在胃蝕旁有黑雲相奄覆者女主擅權亦曰大水傷禾倉廩空虛

一行將儀後論曰日在胃蝕在晦不在朔是謂陰極其下人君失勢諸侯專恣傲慢無君國若民困天

下民飢日在胃蝕在二日不在朔日是謂陽虧其
下有疆臣一曰天子受制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胃九
度胃為倉廩時郡新坐租之故天下憂怖以穀為
言故示象或曰胃為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
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
主倉廩是時鄧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為虛
唐麟德二年閏三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在胃九度占
曰主有憂

延光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三度隴西
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見

元觀元年閏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在胃九度胃爲
天倉

正觀二十年閏三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在胃九度占
曰主有疾

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一度四月
正陽之月主君有憂

日暈胃宿

天文錄曰日暈胃宿則天厨有火災

天文總論曰日暈胃宿則天倉不盈其野有飢民
武密曰日暈胃宿則府庫有火災

大象旁通曰日暈胃宿主天厨有異志亦曰供養之
官有陰謀

古今通占曰日暈胃再重內赤黃外蒼白其下之人
君有疾亦曰大人惡之

陳卓叙占曰日暈胃宿旁有兩珥中有黑氣其野有
飢民亦曰五穀不登天下以食爲言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暈胃宿日中復黑子者其下有
虛廩亦天倉有火災

廣古今占曰日暈胃宿月中有飛鳥者其國有廢廟亦曰有急兵

陳卓叙占曰日有赤暈中有黑氣者不有虛廩必有空倉亦曰年穀不登之象

月蝕胃宿

天文錄曰月蝕胃宿則天厨有異意女主惡之

天文總論曰月蝕胃宿則幸臣有黜者其野大水武審曰月蝕胃宿其野有兵起亦曰倉廩有水毀石申曰月蝕胃宿女主惡之大臣有憂

大象旁通曰月蝕胃宿其野大水患亦曰洪水漲溢

歲飢民困

古今通占曰月在胃蝕幾既其國有女憂亦曰女主惡之

陳卓叙占曰月在胃蝕從上始者其下女主有被黜者亦曰供養官有憂在胃蝕從下始者其國有女喪亦曰其野大水傷禾稼野有餓殍

月暈胃宿

天文錄曰月暈胃宿女主有憂宮嬪有進毒者

天文總論曰月暈胃宿天倉有兵起

武密曰月暈胃宿其野歲凶有兵喪

大象旁通曰月暈胃與歲星合者其野時和歲豐月暈胃與出動搖不定其野有冤獄貴臣有冤枉坐罪者

漢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太白熒惑合在婁是歲八月辛亥帝崩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暈胃與太白合者其國有廢后亦曰天子禁庭有兵起月暈胃與辰星合者其國有大水患洪水泛濫五穀不收下民流亡

陳卓叙占曰月暈胃再重至五重至十重其下有女喪亦曰女主惡之

月犯胃宿

天文錄曰月犯胃宿其國有憂大將死年不登

天文總論曰月犯胃宿歲凶有兵變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胃宿其野有兵大變大將服毒
死亦爲受戮

李淳風曰月犯胃宿有兵變

大象旁通曰月犯逆胃宿其國有急兵起亦曰主將
以兵叛天子

陳卓叙占曰月失度而盈抵胃宿其野有兵不戰月
失度而縮抵胃宿其野無兵兵起不利先舉者又

曰軍覆將死

廣古今占曰月失行薄胃宿中星其野有急兵亦曰
國多野將爭食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行側道太南其下大亂饑荒亦
主旱荒赤地千里民不粒食月行側道太北其下
大凶亦曰歲大水魚行千里

河圖遺書曰月逆行犯胃宿中星其下有廢后亦曰
女主有憂又曰供養之官失勢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九